

# 貌似一样怜才曲，句句都是断肠声

## ——《李宗恩先生编年》读后

作者：章诒和

(上接3月30日 第B4版)

### 五、划右

李宗恩说得最多的是建议把个别有基础的医学院恢复为八年学制，他坚持认为没有质就没有量，只有在提高的基础上才能搞好普及。对于派来协和的进修人员，李宗恩总强调标准，认为一些初级的培训班之类，用不着交给协和，以免分散科研人员的精力。来协和进修的人，一定要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医疗卫生实践经验，对把因军功而获得较高军衔的解放军卫生员送来协和进修的做法，他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至少应该只培养那些可能成材的人，军衔在这一点上不该起作用。——这是他的右派言论。

当时官方倡导西医向中医学习，认定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发展的走向。李宗恩对传统医学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对于中药麻黄素提炼的成功，赞不绝口；对于针灸的效果，他从不轻视。但从他的科学主义原则出发，他认为传统医学缺乏检测手段，缺少科学的数据，应用时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对于西医疗效已经肯定的疾病，他就反对中医介入。——这是他的右派言论。

对几年来协和的工作评估，他认为“整天忙乱，成绩不大；工作没有制度，抓不住重点”。——这是他的右派言论。

当然，还有经章伯钧的推荐，李宗恩担任了中国人民支援埃及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章伯钧还准备推荐他担任中央卫生部（非中共人士）副部长。——这更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到了1957年初夏，李宗恩何曾意识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地下暗流涌动，天上乌云聚集。那时，他住在协和老宿舍区（即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外籍医生修建的别墅），一栋两层欧式小楼，四周有草坪，绿树可遮阴。长子夫妇带着小孙孙与之同住，全家人正在等待另一个孩子的出生。李宗恩对从外地出差来京的小妹李宗藻说：“我希望有一个孙女，等她长大了，就能挽着爷爷的胳膊一起上街。会有很多小伙子回头看我的孙女，那时候我会很得意。”

不久，李宗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孙女；与此同时得到了一顶右派帽子。他的协和生涯戛然而止，一个国家政体的惩治

力量迎面扑来。

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萎缩，不是从皱纹开始的……

### 六、拆迁

1958年2月4日，李宗恩接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传达关于处理右派分子决议的会议通知，开会地点是和平宾馆。章伯钧也接到通知，但是没去，因为人家已经把农工党中央一级的“划右”名单送到住所，用意明确：希望他不去。名单上章伯钧列在第一，李宗恩位列前十。李宗恩去了，尽管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右派。

一周后（2月10日下午3点），他被农工党北京市委主任委员王人璇约谈，地点是地安门辛寺胡同，中国农工民主党机关所在。从谈话中李宗恩得知：经过详细讨论和上级批准，全国民主人士最后确认了96名右派“标兵”。章伯钧是一个，自己也在其内。对他的处理意见与章伯钧基本相同，属于：戴帽，降职，降薪。“右派”也有标兵？原以为只有榜样才是“标兵”。

对右派的所有处置意见，李宗恩只能接受，也必须接受。

三个月后（6月3日上午），协和干部处李子和处长和他谈话，告诉他：家要迁出北京，人要离开协和，去昆明医学院教学。遭受同样对待的，不止他一人，还有护理管理专家、教育家聂毓桢，戴上右派帽子的她也要离开协和，去安徽医学院。想当初，抗战刚结束她就带着学生行程数千里，由成都回到北京。

此前，李宗恩在协和的职务已经免除，放在协和的所有物品从院长办公室挪到“院办”寄存。对一个人、一个家的处置尽在须臾之间，这让他心绪不宁。东单牌楼的夕阳，协和医院的走廊，居民漫步胡同的悠然……有如自己的掌纹那般温暖而清晰。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行将失去，李宗恩无法言说，人家就是要你悲伤到无言为止。

骊歌一曲，垂柳依依，告别协和，告别亲友，告别一木一石，告别一家一计，告别生活方式，告别曾经习惯的一切，从英文书写到抽水马桶。多少事，太匆匆，来不及喟叹和伤感，谈话完毕的当天下午，他就到协和的牙科补牙，又在离协和不远的“清华园”修脚。

8月8日上午去协和，干部处李子和处长拿出一纸行政介绍信，把李宗恩“介绍”到昆明医学院。李宗恩明白这不仅是个人的放逐，而是全家的迁徙。他必须像快刀斩乱麻一样地处置这个家的里里外外。下午，他同妻子去银行商谈如何出售家藏的银器。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心思，很快谈妥。

8月9日上午，早饭后夫妻二人看望弟弟李宗津，是看望，也是告别。接着到托运公司询问家具行李托运事宜。下午办理银器出售手续。

8月10日上午，去琉璃厂，接洽出售字画；下午收拾家中物品。

8月11日上午，去市场买东西；下午琉璃厂来人看字画。李宗津来家谈话。

8月12日上午，外出修血压表；下午上街修理皮包。

8月13日上午，收拾书籍及鞋子。下午取钢笔、血压表。跟着，又拿着没有修好的血压表，去八面槽医药公司实验工厂继续修理，说好19日可取。下午荣宝斋张有光先生来家看字画。

8月14日，全天收拾照片。

8月15日下午，到人民市场接洽字画出售。

8月16日上午外出买绳子，收拾行李；下午继续收拾行李。

8月17日清理字画。下午张有光（荣宝斋）来谈字画出售事宜。

8月18至20日连续三天收拾字画和瓷器。期间，去人民市场接洽字画出售事宜，又去琉璃厂荣宝斋。

8月21日收拾文件，资料。

8月22日上午理发；从下午开始至25日收拾、包装书籍，

8月26日上午、下午：到朝阳门外废品收购站，卖“废品”；到协和管理科订机票。

8月27日上午，到中国银行换去港币；下午荣宝斋张有光来取字画、墨砚等物。

8月29日上午，去中国银行换美元。

8月31日去廊坊二条10号荣宝斋珠宝门市部；下午到孝顺胡同木器修理部。

9月1日上午，中国银行金垣同志来谈保险费；下午收拾行李。

9月2日收拾行李。

9月3日上午，第一批书籍寄出，收拾行李；下午管理科通知飞机定于十五



离京前与孙子和孙女合影

日。

9月4日上午，寄书，看牙；下午到地安门辛寺胡同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王人璇第二次谈话。

9月5日至13日，每天收拾和搬运行李。

……

在这里，我不厌其烦地写出李宗恩是如何动手把家打散拆光、清除干净，其实家中的每个物件，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非常细，细到一针一线；又非常深，深到人的心灵。一幅画，一本书，一件瓷器，一对耳环，不仅蕴涵着人的情感元素和精神养分，维系着家族的命脉与衍化，更是构筑一个家庭的全部物质基础，还在很大成分上支撑着社会成员的复杂的精神活动。把家拆了，人无藏身之处，情无依托之物，变得只有当下，而无永恒。拆散一个家，后来成为当局惩治异类的常用之策。整个夏季，李宗恩从出售字画到兑换美元，家里家外地跑，楼上楼下地搬。日记里的文字写得简单，也无多少感情色彩，但我能深深体味出藏于背后的复杂心情和感受。表达的节制源于自我行为的节制，当然，这也取决于人的修养和性情。

——待续——  
(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